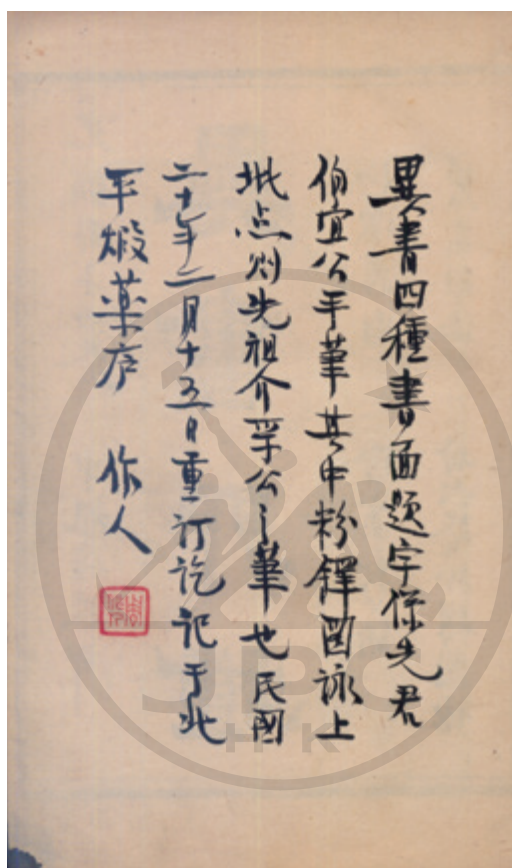




周作人著作日譯本之二（止庵《藏周著日譯本記》）



日本印行的其他幾種周作人作品或與周氏相關的書（止庵《藏周著日譯本記》）



周作人跋《異書四種》（趙龍江《拾到的知堂遺物》）

不至異國，當得異書

艾俊川

“不得異人，當得異書”，是我從一本外國書中看來的中國格言。現在我想改動兩個字，藉以說明互聯網帶來的聚書樂趣——雖然時至今日，在網上購書早已不值得誇耀。

大約十年前，我開始瀏覽美國的拍賣網站 ebay，但並無收穫。那裏賣的幾乎全是外文書，偶爾看見中國書，當時也沒有支付手段，買不回來，只能心動而已。

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 2006 年。那年春節前後，我在 ebay 看見幾張清朝人寫的扇面，上款均題“朗西”，其中兩幅還有此人的跋。我知道清末駐法公使裕庚字朗西，是一個有故事的人，更要緊的是他女兒，那位在光緒末年進宮陪侍過慈禧太后，寫了《御香縹緲錄》等清宮小說的德齡公主，後來遠嫁美

國，一直居住在彼土。這些扇面想必是從德齡家裏流散出來的，於是想辦法讓它們回到故鄉，變成一件有意思的事。為此我動了心思，請在國外工作的兄弟幫忙，把扇面買了回來。此後國家放開用匯限制，我就在 ebay 註冊賬戶，開始閒逛列國書攤。

ebay 上中國書少，古書更少，一旦出現還要與全世界的買家競爭，很難得手。所以幾年下來，我的 ebay 體驗更多是遺憾惆悵，買到的書寥寥可數。不過有時運氣好，也能撿點別人不在意的東西，其中有些在國內不易見到，體現出海外淘書的特色。

2007 年，我第一次瀏覽英國 ebay 的圖書區，就看到一冊用中文殘書葉子裝訂成的本子。這些書葉上圖下文，每張都有一幅畫。有人沿著板框將圖畫和文字剪下來，裱貼在硬紙上裝訂成冊。賣家提供的圖片很小，但可以認出林沖、朱貴等人名。我感覺這是一部舊刻《水滸傳》的殘葉，雖然年代不明，但每葉有圖，還是值得努力一下。好在這東西賣相不佳，那時去英國網站的人也少，於是很輕鬆地買了回來。

拿到書細看，這些書葉果然來自《水滸傳》，殘存的內容主要集中在林沖上山和楊志賣刀兩段，其中一葉卷端題“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傳卷之三”。根據書名和版式、字體、紙張特點，我判斷它是《水滸傳》的早期版本——插增甲本，大概刊刻於明萬曆初年。在與《古本小說叢刊》中影印的巴黎藏本比對版面，特別是與馬幼垣《插增本簡本水滸傳存文輯校》中輯錄的德國斯圖加特圖書館藏本綴合文字後，我更加

堅定了這個判斷。

這些殘葉與巴黎藏本版式、字體風格一致，更與斯圖加特藏本的缺葉互補：凡是這冊裏有的，那本書裏就沒有；那本書裏缺的，這冊裏卻有。斯藏本中有幾回基本完整，只缺一葉或半葉，而這些葉恰好都貼在這個本子裏。過硬的證據莫過於二者文字銜接，若合符契。如“林冲管住草料場”，斯藏本結尾“只是小人家”，殘葉開頭“離得遠了”；“朱全雷橫去捕賊”，斯藏本結尾“姓雷名橫，身長□□□”，殘葉開頭“寸”（《水滸志傳評林》作“七尺五寸”）。“花榮計策捉秦明”，斯藏本結尾“秦明”，殘葉開頭“引軍趕時”。等等。“巧合”到這種地步，只能有一個解釋：我買到的殘葉與斯藏本原屬於同一冊書，不知何時何故散落出來。如有機會將殘葉與斯藏本作版面拼合驗證，當可得出定論。

每葉有兩張圖的明刊插增本《水滸傳》，是上世紀二十年代由鄭振鐸先生在巴黎發現的，為此他欣喜若狂，改變歐遊行程，在巴黎圖書館盤桓了幾個月。前些年，美國夏威夷大學的馬幼垣教授搜尋了世界各地二百多家圖書館，共找到這個版本不同卷次的三冊殘書和一張殘葉，將其命名為“插增甲本”並進行深入研究，成果具見《水滸論衡》和《水滸二論》。馬幼垣認為，在歐洲發現的插增甲本的殘卷、殘葉，原屬同一部書。該書在明萬曆間由荷蘭戰船劫奪自葡萄牙商船，經澳門運到歐洲，並在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被書商拆賣，從而流散歐洲各地。這大概是有史可稽的最早出口到西方的中國書。如果來自英國的殘葉確是此書的一部分，那該是它們在漂泊四百多年

後重歸故里。珠還合浦，乃以偶然得之，這份書緣，只能感謝互聯網了。

在 ebay 的英國書攤，我還花費十英鎊買過兩張小畫，是一本中國風俗畫冊中的兩頁。賣主出售時只展示了一張圖片，寄來卻是兩張，算是買一贈一。收到郵件時我正和布衣書局主人胡同在一起，與他分享了小小的“意外之喜”。

這兩頁畫，買的時候圖片也小，認不清貼黃的細小文字，看上去像是常見的“苗民圖”，拿到手才發現不然。此圖描繪的是清代台灣當地人民的生活情景。乾隆九年至十二年（1744—1747），巡台御史六十七曾作《番社採風圖考》，有刻本行世，但有文無圖。台灣史語所等處存有相同內容的風俗畫三本，均為殘帙，近年來有研究認為它們就是六十七著作的圖畫部分，遂定名為《番社採風圖》並影印出版。這兩頁畫即屬於這組採風圖。和影印本相校，兩頁的筆法墨色更顯精工，說明文字也正確無誤。整理《番社採風圖》的杜正勝教授認為台灣藏的三組畫是同一位或同一組畫師的作品，那麼它們可能是後來的臨本。

二

對淘書人來說，若有藏書家的藏書集中散出，幾乎就是節日，但並非每個人都能縱情狂歡。前幾年，林語堂的女兒林太乙的藏書在 ebay 拍賣，多為林語堂簽名的著作，但我一本也沒買下來。2010 年下半年，有一位美國人在 ebay 標價出售咸豐

《今天》

1978年12月23日誕生於思想解放時期的北京，十六開，油印。兩個靈魂人物——北島執筆了《致讀者》，開宗明義；芒克為它取了個響當當的名字。

嚴格來說，《今天》是一份綜合性的文學雜誌，小說、評論、翻譯等等一應俱全，但詩歌顯然是它的最高成就。經《今天》首刊的北島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樹》等詩作早已成為中國當代新詩史上經典的名篇，而《今天》雜誌本身也已成爲中國當代新詩史甚至是中國當代文學史都無法迴避的存在。

自1978年底創刊至1980年底停止出版活動，在兩年的存續期內，《今天》共出刊雜誌九期、《今天文學資料》三期、《今天叢書》四種，刊載了大量極有價值的文學原創作品，可以說是從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期文學最高成就的集中展示。



《今天》創刊號

《今天》雜誌前兩期手刻油印，後七期打字油印，其中或粘貼有原版版畫、線條畫和攝影作品等。比如創刊號中就貼有中國當代前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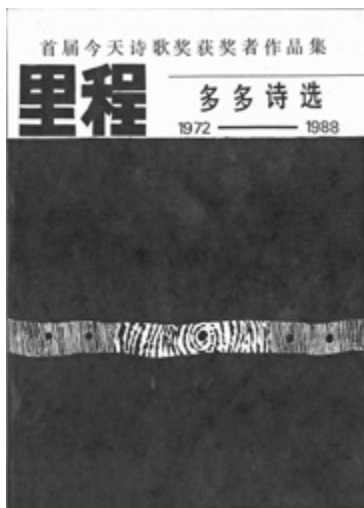
藝術家馬德升的兩幅版畫作品：《正在捲煙的清潔工》和《你們出生在哪兒？》。馬德升係大陸早期美術團體星星畫會的重要成員，後旅居法國繼續從事藝術創作。星星美展被取締後，他拄著雙拐行走在遊行隊伍最前列的形象已歷史性地定格在經典鏡頭中。令人痛心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馬德升在國外橫遭車禍，痛失法籍愛妻，自身也高位截癱，使原本就患小兒麻痺需靠雙拐輔助行走的他只能在輪椅上度過餘生。在馬德升藝術生命日臻完善成熟的同時，現實生活卻日趨艱難不幸，使人聽來不勝唏噓！

1990年夏天，《今天》在挪威奧斯陸艱難復刊，自復刊第二期起即移師瑞典斯德哥爾摩，後又輾轉世界多個城市，至今已出版到近一百期。雖然期號延續老版，尤其是作為靈魂人物的北島堅韌的毅力可欽可敬，但包括多名《今天》核心圈成員在內的評論家都不認為那是一本在本質上一脈相承的同一刊物了。看來，時過境遷終歸是要人非物異的。

由衷感謝多位好友的慷慨相贈，使寶劍終佩壯士，紅粉香抹佳人，《今天》系列出版物已成為寒齋珍愛之一，也算得了好歸宿吧。

《里程：多多詩選 1972—1988》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一個重要文學事件，是已停刊八年的《今天》文學雜誌在原主編北島主持下，於1988年12月23日（《今天》創刊十週年之際），在北京將首屆今天詩歌獎授予了



多多詩集《里程》

詩人多多，授獎詞說：“自七十年代初期至今，多多在詩藝上孤獨而不倦的探索，一直激勵著和影響著許多同時代的詩人。他通過對於痛苦的認知，對於個體生命的內省，展示了人類生存的困境；他以近乎瘋狂的對文化和語言的挑戰，豐富了中國當代詩歌的內涵和表現力。”《今天》為此特別出版了這份打字油印的《里程：多多詩選 1972—1988》（首屆今天詩歌獎獲獎者作品集），並在中央戲劇學院禮堂舉行了由幾十位詩人及文化界、科學界人士參加的授獎儀式。

本詩集十六開，一百三十二頁，刊多多五十二首（組）詩。手中這本得自於一位北島友人的饋贈。因是自藏本，所以品相絕佳，據他講也只印了幾百本，其本人多年前在馬甸轉車時還曾在路邊舊書攤見過，如今也成稀見書了。

正應了那句老話：自己的老婆再好，別家的女人更俏。這些年來，也陸續得知一些自己心儀之物花落旁家，雖然均為熟悉之書友，但在其文獻和經濟價值都日益顯現的今天，或買或換均變成尷尬人難免尷尬事。也罷，水中花與鏡中月，不如憐

取眼前人。在收藏領域切忌求全責備，那只是一個奢望而已。我的原則是不貪多求全，不爭大佔先，經濟上不傷筋動骨，性情上不急火攻心，以淘增藏，玩中取樂，有多少東西就說多少話，自得其樂，一切隨緣。

